

福州剧作选



福州市剧目创作室编

前 言

为鼓励戏剧创作，培养编剧人才，交流创作剧本，为专业、业余演出团体提供上演剧目，我们编印了《福州剧作选》。选刊剧本不限剧种、不限专业和业余，愿它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方针指引下，为开创我市戏剧创作新局面，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积极作用。

《福州剧作选》是不定期内部交流刊物，采取陆续编印的办法，希望我市专业作者和广大业余作者，把你们的新剧作寄给我们，以便选编印发。凡经采用者，略付稿酬，但不影响作者向其他刊物投寄。

欢迎演出团体及读者，将阅读、演出所选剧目的演出情况和意见反映给我们，帮助我们不断提高剧目创作质量和选编质量。

福州市文化局剧自创作室

一九八四年九月

目 录

✓ 四 幕 话 剧

徐应源

1. 芝加哥之夜..... 林碧芳 ...1—74

✓ 五场儿童话剧

2. 长胡子的青蛙..... 张英惠 75—135

✓ 新编历史小闽剧

翁 实

3. 慈禧放生..... 郑学桓 137—155

芝加哥之夜

(四幕话剧)

编剧 徐应源
林碧芳

人物表

(按出场先后为序)

肖思萍 女，出场时约二十岁，稳重、端庄，是个有抱负的女子。

陆君华 男，肖的丈夫，年龄比肖稍大些，富有诗人特有的多愁善感的气质。

琼·史密斯 女，美国《东方》杂志驻华记者。性格开朗，洒脱，也很任性。后为陆妻。

老张 男，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

史密斯 男，美军驻华顾问团成员，后为美中友协芝加哥分会付会长。琼的父亲。

陆博生 男，陆君华父，近五十岁，国民党中将城防司令官。

艾玛 史密斯家的女仆。

海伦娜 女，约十七、八岁，陆、琼的女儿。

佐滕博文 男，约三十一、二岁，即陆小华，(又名毛毛)

陆、肖的儿子。出场时已是美籍日人，芝加哥“摇滚乐团”的歌星。

咖啡馆顾客若干

侍者若干

导游

赵团长 中国访美艺术团团长。

艺术团成员若干

美国警宪若干

陆博生的卫士若干

序 幕

〔一九四九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晚。我国沿海某城市，一间普通人家的客厅。厅内陈设以中式为主，稍带西方色彩。舞台左侧有一架旧式钢琴；舞台右侧有一付摇篮，透过窗户可见中秋圆月。〕

〔幕启。肖思萍坐在钢琴前满怀激情地弹奏她的新作。陆君华倚靠琴旁，沉浸在音乐里。〕

〔半分钟后，一阵紧促的枪炮声，打断了肖思萍的弹奏。二人急趋窗前。〕

陆君华 （推开窗户，远处火光隐约可见）萍，是解放军开始攻城了吧？

肖思萍 （经过思索）不，是城里响枪。大概他们又在闹内讧了。君华，解放军是主张和平解放的，听说，他们昨天还分别给我爸爸和你父亲来信，动员他们起义呢。

陆君华 岳父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也许他会接受的，但可惜他只是个城防付司令。

肖思萍 是呀，关键在你爸爸了，他这个城防司令要不点头，谁也没办法。

陆君华 蒋介石刚给他加了个星，他正晕糊着呢。不要抱希望了。

肖思萍 君华，别急，静观时局吧！

〔一架运输机凌空而过——

〔摇篮中的婴儿被惊醒，哭泣，思萍摇摇篮。

肖思萍 ……又是哪位达官贵人飞往台湾了。

陆君华 （不安地）萍，我爸爸会不会找到这儿来？

肖思萍 放心吧，除了琼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住处。

陆君华 （焦急地）……要被他找到了，肯定会强迫我们去台湾的。

肖思萍 他不会找到我们的。你放心好了。

陆君华 傍晚我在门口遇到房东，他神色似乎有些不对头，他会不会……？

肖思萍 （笑）你呀！总是这么神经过敏，（为打消丈夫的焦虑）来，我的诗人，评论一下我这首钢琴协奏曲吧！

陆君华 好得很。我说过了，好得很。

肖思萍 指出不足的地方吧，别让我在欢迎解放军的晚会上出丑啦。

陆君华 很好，真的很好，一定会得到听众赏识的，你放心好了。瞧你，满脸的汗（掏出手帕给萍）喏！

肖思萍 （接过手帕看了看）你呀！今天又没换手帕，真是个孩子。你这坏习惯什么时候才能改呢？

陆君华 （笑了笑）毛毛都周岁了，你还把我当小孩子。

肖思萍 （从一轻便箱中取出一块丝织手帕给陆）喏，给你。

陆君华 （抖开手帕。手帕一角绣有R字）这个R字是你绣的？

肖思萍 嗯。

陆君华 什么意思？

肖思萍 （笑了笑）用你那诗人的大脑想了想。

陆君华 （用英语念）“Remenber”……明白了。R字是英

话“记住”的第一个字母。

肖思萍 对了，记住天天换手帕。我替你买了一打，全绣了R字。

陆君华 （幸福地）萍，我的天使！（他接着妻子步至窗前）哦！全月！

肖思萍 君华，嫦娥要嫉妒我们了！今天是中秋节，她却独在广寒宫里长相思。

〔又是一阵枪炮声。

陆君华 （不安地）萍，我似乎觉得有一团阴影笼罩在我们上空。

肖思萍 又来了。

〔君华难为情地笑了笑，不说了。

肖思萍 还是把脑子用在这首曲子上吧。来，替它起个名字。

陆君华 用《希望》吧。萍，刚才听你这首曲子时，我好象看见希望——我们民族的希望，象一个美妙的天使展着双翼飞来了。

肖思萍 诗人，真是诗人。好，就用《希望》吧！（又兴奋地弹奏起《希望》）。

〔琼·史密斯上。她悄悄地走到沙发前坐下，听着。

陆君华发现了她。

陆君华 琼！

琼 房东不在，大门开着，我就这么闯进来了，打扰了，夫人。

肖思萍 欢迎您，琼小姐。

陆君华 琼，《东方》杂志社的人不是都回美国了吗？你怎么还没走？

琼 是夫人的音乐把我留住了……。

陆君华 不对吧！调皮话可掩饰不住你阴沉的目光……

琼 一切都逃不过诗人锐利的眼睛。是的，再过一小时，我就要随我父亲搭乘顾问团的专机回美国了。君华，真没想到，我对东方世界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就这样残酷地了结了。（对君华）去机场，汽车路过这儿，顺便来向你们告辞，刚才，我还担心在这里找不到你们。

陆君华 在这里永远都会找到我们的，倒是今后要见你这位探索东方世界的大记者，可就难了。

琼 我寄希望于未来。也许我们两国能够成为好朋友的。到那时，我还可以再回来重新进行我的考察。

〔屋外传来汽车的喇叭声。〕

琼 该走了，我父亲在外面催我了。（和君华握了握手）君华，我不了解共产党，但我同情他们的事业，对您和夫人的未来我致以美好的祝愿了。（和萍拥抱了一下。走近摇篮伏身亲了亲摇篮中的婴儿）毛毛，小天使，再见了。

〔老张急上。〕

老 张 思萍，陆先生，晚上好。

肖思萍 （迎上）老张，有事吗？

老 张 （悄声地说了些什么）

肖思萍 （神情振奋）好，知道了。

老 张 陆先生，令尊正在到处找你哪，行动可要留点神呵。

陆君华 嗯。（见老张欲走）怎么，不坐会儿？

老 张 不了，还有事呢。告辞了。

〔老张下。〕

肖思萍 君华，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对琼）琼小

姐，很对不起，如果有时间的话，请您再坐一会儿，我有点事得离开片刻，马上就回来。

琼 您忙吧，夫人。

肖思萍 君华，我走了。

陆君华 （抓住萍的双手）萍，我心慌得很，我有一种可怕的预感。

肖思萍 君华，镇静些，不会发生什么的。

陆君华 萍！（把萍拉到自己的面前）

肖思萍 君华，不要这样脆弱。（兴奋地）告诉你吧，我父亲已经接受起义了。我们所理想的新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

君陆华 真的？！我爸爸呢？

肖思萍 还不清楚，不说了，我很快就回来。

〔肖思萍下。〕

〔君华随萍至门口，茫然地望着离去的妻子。〕

琼 君华，君华……

陆君华 喔，对不起，琼，我忘了你还在这里。

琼 君华，这一别，不知何日再相见？

陆君华 是的。也许，也许难以再见面了。

〔琼似乎想说些什么……屋外传来两声喇叭声。〕

琼 ……该走了。别了，君华！（她步伐缓慢地走到门口，停步，猛回头——）君华，我心里久久隐藏着一句话，如果此时再不说出来，我一定会抱憾终生的。（略顿）——两年来，我日日夜夜都在狂热地恋着一个人。

陆君华 谁？

琼 你！是你！我爱你！从我采访你的那天，我就爱上了

你。

陆君华 这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两年来，我整个心灵都被你占据了……。〔低头，稍停〕最初，我总以为我的爱是会开花结果的！可是后来，我失望了，我清楚地看到你心里只有她。

陆君华 〔慌忙地〕没想到，我真没想到。琼！我只有祝你幸福。请你原谅我。啊，不是原谅，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两人都有些不知所措。静场片刻——

琼 君华，时间已经不允许我们说更多的话了，让我们以西方礼节做一次告别吧。

陆君华 别这样，琼，忘掉我吧。我……

琼 请原谅。我不该提出这个有损你们圣洁之爱的请求。〔史密斯上。他是琼的父亲，美军顾问团成员。是一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

史密斯 琼，该走了，〔见君华〕哦，密斯特陆，您在这儿？！琼，你撒谎了。

琼 爸爸你……

陆君华 史密斯先生，我父亲还不知道我住在这儿，您……

史密斯 放心。我不会做强迫别人改变意志的事。

琼 〔半开玩笑地〕你要想告密也没时间了。走吧，爸爸。

史密斯 走了几步，回头〕密斯特陆，你真要留下吗？

陆君华 是的。

史密斯 孩子，还是走吧。别忘了你的家族史，象你这样的人，共产党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去台湾吧！密斯特陆。

琼 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整个大陆，台湾海峡挡不住

他们。

史密斯 (微微地笑) 如果我们在台湾海峡上放出一支舰队呢?

陆君华 什么? 一支舰队? 史密斯先生, 这怎么可以? 这……。

琼 民意测验, 我投反对票。爸爸, 真有这回事?

史密斯 NO, NO! 我不过说出一个偶然的奇想罢了。琼, 走吧, 离起飞只有半小时了。密斯特陆, 再见!

〔史密斯与陆君华握了握手, 下。〕

琼 (握了握君华的手) 君华, 别了!

〔琼掉头离去。〕

〔摇篮中的婴儿突然啼哭, 君华近前摇动摇篮。〕

陆君华 毛毛, 别哭, 别哭, 妈妈就要来了……

〔陆博生上, 身后跟着几个士兵。〕

陆博生 (怒喝一声) 君华!

陆君华 (回头看见父亲, 大吃一惊) 啊! 爸爸, 你……

陆博生 (近前, 二话没说就给了君华一巴掌) 你这个逆子! 你以为躲在这儿, 我就找不到你了吗?

〔君华嘴角流血, 掏出R字手帕擦拭——〕

陆博生 你老婆呢? 说, 她呢?

陆君华 她, 她不在……

陆博生 不在也好。走, 带上毛毛马上随我去飞机场。

陆君华 (惊) 去台湾?! 不, 我不走, 爸爸, 我不能走!

陆博生 你还想和肖思萍在一起吗?! 她父亲把我们给卖了, 卖了! 懂吗?

陆君华 你们的事我不懂, 思萍也不清楚。爸爸, 我只想和萍在一起。

陆博生 肖家已经是我们的仇人了。我还容得下她吗? 你别梦想留在大陆上和她过日子了!

陆君华 爸爸，允许我留下来吧。我不能离开萍，萍也不能离开我和毛毛呀！爸爸，你，你不能这样残忍地拆散我们呀！

陆博生 （发怒）混蛋！

陆君华 不，我不走，我不走！

陆博生 （狂怒地拔出手枪）你，你再说一个不字，我就打死你。

陆君华 （毫不退让地）不，我不……

〔没等君华说完陆博生用枪柄猛烈地向君华砸去。君华惨叫一声，用手帕捂住头部晕倒在沙发上。〕

陆博生 来人，把他架走。

〔两卫兵上，一卫兵翻过君华身体——〕

卫 兵 血！司令，他晕过去了。

陆博生 （一愣）架走，到台湾再说。

〔陆博生怒冲冲地下，一士兵抱毛毛随下。两个卫兵架着陆君华。血染的R字手帕掉在地上。〕

〔静场片刻。肖思萍呼喊“君华”、“君华”急匆匆地上。〕

肖思萍 君华！——君华！——君华！——（拾起那块血手帕，明白了）君华！毛毛！

〔昏厥。〕

（幕落）

第 一 幕

〔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八点。（正值中国农历八月中秋）〕

〔美国芝加哥市史密斯博士家的客厅。这是美国最现代化的客厅，一套造型优美的家俱，恰当地摆设在各

个角落，舞台正面后方是落地窗，上挂大幅尼龙印花窗帘。舞台右边的长桌上放着一整套家用电子设备——录音机、录像机等。墙上挂着一幅中国水墨画，画上是—支婷婷玉立含苞欲放的荷花。舞台正中后方，有一架从中国进口的脱漆屏风。

〔幕启。艾玛正在客厅里整理着，海伦娜捧着一大束鲜花兴冲冲地上。海伦娜，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姑娘，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美国人。她穿着一身最能体现身材曲线美的夏服，（虽然夏天已经过去了）显得匀称丰满。

〔海伦娜把花插在花瓶里，细心地摆弄好。又跑到大立镜前，前后左右地整理自己的衣着。

艾 玛 小姐，看你忙的，今晚要来的这位先生到底是谁呀？

海伦娜 疯狂的幽灵，我心中的上帝。

艾 玛 哦！小姐，你是在恋爱了吧？

海伦娜 恋爱？（一阵大笑）他还不认识我呢。

艾 玛 （惊奇地）怎么？

海伦娜 没见过我，他从来没见过我。（自语）天！接到我那封请柬时，他会怎么想呢？也许，也许他会以为我是一个老太婆，哈！哈！哈！

艾 玛 上帝，咱们美国姑娘可真够勇敢了。

海伦娜 艾玛，你到门口等着，他要来了，马上领他进来。

艾 玛 好。小姐，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呀？

海伦娜 佐滕博文，芝加哥摇滚乐团的歌星。

艾 玛 （吓了一跳，自言自语地下）上帝，著名诗人陆君华的女儿竟然爱上摇滚乐团的歌星了。

〔海伦娜哼着一首摇滚乐曲，继续打扮着。

〔少顷，艾玛引佐滕博文上，他装束时髦。他带着一种猎奇的心情来拜访这位未曾见过面的崇拜者——海伦娜。海伦娜没有发现他的来到，佐滕博文先环览了一下室内堂皇的陈设，又从镜子里观赏着海伦娜的美貌。他很惊讶，真没想到，出身这么个高贵之家的妙龄女郎竟贸然地向他投递了那封热情的请柬——。

〔海伦娜从镜子里发现了佐滕。

海伦娜 欢迎您，佐滕先生。

佐滕 （故作谨慎地）小姐，您是……？

海伦娜 我就是海伦娜。（握手）佐滕先生，是您天才的艺术促使我贸然地向您发出请柬的。我想，您一定能理解这种殷切的慕才之心。您能光临，我——很高兴。……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难道我是魔鬼吗？

佐滕 小姐，您太美了。我，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怀疑自己是置身在一个奇异的幻境里。

海伦娜 （笑）佐滕先生，您不但是个天才的摇滚乐手，而且还是个不坏的诗人。

佐滕 （捧上一盆卡式录音带）海伦娜小姐，这是佐滕一份微薄的见面礼。

海伦娜 这一定是佐滕先生的新作。

佐滕 是的，这曲子，诞生于接到您请柬的那一瞬间。是小姐您身上的生物电，颤动了佐滕的艺术神经。

海伦娜 （读录音带上的曲名）“狂欢的末日”，啊！多富于时代感的曲名呀。（将磁带装进录音机。“狂欢的末日”乐起。）

海伦娜 （崇拜地）只有卓绝的天才，才构思得出这么奇妙的旋律。

佐 滕 应该感谢美国的高度文明和芝加哥的疯狂，是它们造就了我这个来自东方的流浪汉。

海伦娜 （神秘地）我好象听到您生命之源的涛声。你听，这“咚咚”的声音不正是你们日本民族武士道精神的蜕变吗？

佐 滕 不。小姐，这是爱神的呼唤。小姐，此刻，我好象置身在一座光灿灿的金字塔下，你站在它们的顶峰俯视着我，小姐，能帮我攀上那金字塔的顶端吗？

〔海伦娜走去折下一朵蓓蕾。

海伦娜 佐滕先生，请收下这朵含苞欲放的花吧！

佐 滕 （狂喜）小姐，谢谢你的恩赐。

〔摇滚乐加强。

海伦娜 来吧，佐滕，欢庆我们的友谊和——

〔二人舞进屏风后。少顷，海伦娜和佐滕手拉着手情意绵绵地步出屏风。海伦娜关闭录音机。

海伦娜 记住今天吧！佐滕。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这是我們最幸福的日子。佐滕，你会为这种旋风似的爱情而轻视我吗？要知道，我不是轻浮的女子，我观看过你的每一场演出，我早就崇拜你了。

佐 滕 海伦娜，不要亵渎这种旋风似的爱情，只有这种爱才是最强烈、最不可思议的。它将把我们托举到爱的顶峰，它将使我们感受到无穷尽的甜蜜和幸福。

海伦娜 （幸福地）佐滕，你真好！（拉佐滕落坐）来，该相互介绍一下我们的家庭了，告诉我，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哦，对了，你结婚了没有？

佐 滕 没，没有。我是个标准的单身汉。

海伦娜 有父母吗？

佐 滕 有。

海伦娜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佐 滕 我母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音乐家。

海伦娜 父亲呢？

佐 滕 一个伪君子。

海伦娜 啊！上帝，怎么回事。

佐 滕 他背叛了我的母亲。

海伦娜 那你父亲……。

佐 滕 不要问这些了。海伦娜，我是个被命运抛弃的不幸者。关于家庭，我不想再对你说什么了。

海伦娜 天才的命运总是不平凡的。尤其是不幸，更会给天才增添一层神秘的色彩。（拉佐滕看挂在墙上的一张大相片）来，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家庭吧！这是我父亲，中国人；这是我母亲，美国人，他们住在台北……。

佐 滕 （见相片一震）你父亲什叫么名字？

海伦娜 他叫陆君华，是个诗人。在台北一家民报任文艺副刊的主编。

佐 滕 （脸色骤变）你是陆君华的女儿？

海伦娜 （笑）这会有错吗？

佐 滕 （呆愣，惊惧地看着海伦娜，喃喃地）妙，妙极了。

海伦娜 你怎么啦？佐滕，你不喜欢我父亲？

佐 滕 是的（望着相片）象个伪君子。

海伦娜 （有些不高兴）你怎么能……（谅解）佐滕，光看相片是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的，你还不了解他，他是一个秉性高尚的人。

佐 滕 （鄙夷地）哦？！

海伦娜 我还有一个哥哥，他是我前妈生的。不知为什么，甘